

维斯瓦河畔
你还不认识我
维斯瓦河
在你美丽的河畔
我放下沉重的行囊
让游荡的心灵之舟
在这里停泊
我来自东方古国
向你递交
准备了几千年的包裹
我带来了
李杜的诗
苏辛的词
屈原的歌
我带来了
杜康的酒
梁祝的传说
我带来了
黄山的松果
井冈的花朵
请签收
我带来的一切
连同着我

维斯瓦河畔

李锐

王勇平◎著



维斯瓦河畔

李锐



王勇平◎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维斯瓦河畔 / 王勇平著.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4. 6

ISBN 978-7-5068-4173-3

I. ①维… II. ①王…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杂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95500 号

维斯瓦河畔

王勇平 著

责任编辑 赵丽君
特约编辑 郑学佳
责任印制 孙马飞 张智勇
装帧设计 李灿勇
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 (邮编: 100073)
电 话 (010) 52257143 (总编室)
电子邮箱 chinabp@vip.sina.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中煤涿州制图印刷厂北京分厂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字 数 350 千字
印 张 19
版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68-4173-3
定 价 7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录 || CONTENT

- 今夜无眠 —— 001
商场如镜 —— 005
首次办公会 —— 009
脸红什么? —— 013
万圣节的琴声 —— 016
你好, “见多不累” —— 021
- 办公室里的酒会 —— 025
独立节阅兵式 —— 029
一根儿筋 —— 034
今夜有人敲门 —— 038
一切都“哈拉索” —— 042
流在心里的血 —— 046
- 关于狗的故事 —— 050
歌声穿过华沙城 —— 054
阳台上的尼龙网 —— 058
“头等大事” —— 063
欧式礼节 —— 066
拿什么见亲友 —— 070
- 此时 QQ 声起 —— 074
教堂如春笋 —— 078
主的日子 —— 083
美酒飘香 —— 088
美女如云 —— 093
大使馆里过大年 —— 098
- 赌场里的大赛 —— 102
民乐飘荡国会厅 —— 106
犹有花枝俏 —— 110
烈士暮年 —— 114
冰雪覆盖着维斯瓦河 —— 118
大兵邻居 —— 122

红莓花儿开 —— 125
观察一下观察员 —— 129
门卫斯坦尼斯拉夫 —— 133
华沙沙水亦无沙 —— 137
饶有趣味 —— 142
波俄之战 —— 146

没有枪声的狩猎 —— 150
我们的“车坚强” —— 154
走出密林 —— 158
公寓门前那只猫 —— 163
华沙的雕像 —— 167
分秒无误 —— 171

静静的校园 —— 175
窗外那几株枫树 —— 179
木屋夜话 —— 184
真逗，保尔先生 —— 189
灶膛火正红 —— 193
土地上的节日 —— 197

都是一家人 —— 201
路边的野果不要采 —— 205
在“慢”的背后 —— 209
车到马拉舍维奇 —— 213
波兰铁路员工日 —— 217
到地狱里转了一圈 —— 222

去以色列领奖 —— 226
我在华沙看电影 —— 231
爱意绵绵的情人节 —— 235
胸毛也温柔 —— 239
你幸福吗，钢琴家？ —— 242
我的提议被否决 —— 2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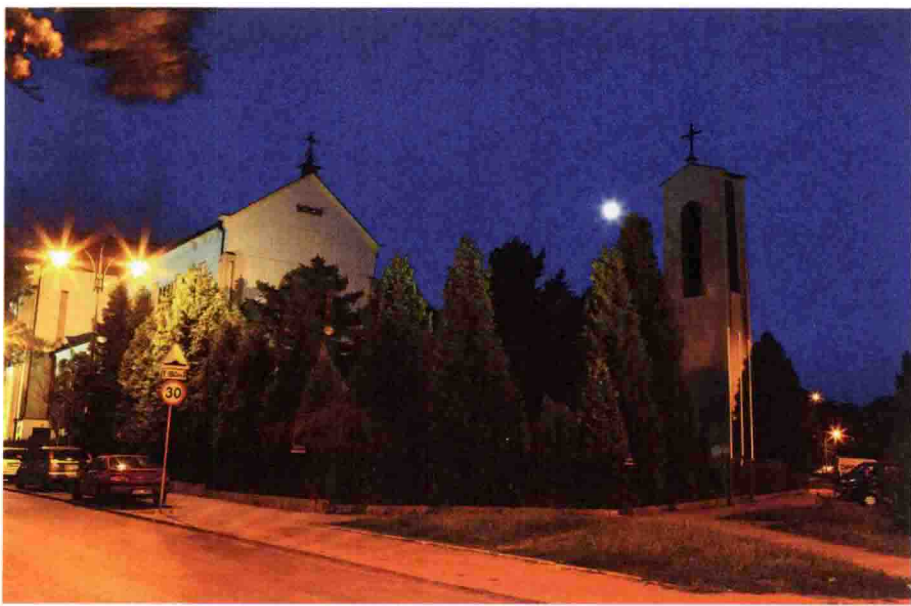
雪地野宴 —— 252
亮丑不是丑 —— 257
中国大使来铁组 —— 261
文化的冲突和融合 —— 265
认识肖邦 —— 269
妥协的智慧 —— 273

殷殷中华情 —— 277
欢腾的维斯瓦河 —— 281
他山灵石 —— 285
他们没有忘记 —— 289
袒露在阳光下 —— 293
乡音乡情 —— 297

今夜无眠

到达波兰华沙已是当地时间晚上8点30分，当铁路合作组织中方人员手持鲜花到机场迎接时，我意识到，从此，我将与过往生活完全剪断，成为地地道道的海外游子了。

这天是2011年10月15日，12个小时前，北京首都机场送行的领导、同事和亲友一一与我拥抱告别。曾经朝夕相处，就要天各一方，确实难舍难分。已有友人泪光闪烁，哽咽难语。“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我告诉自己，去国壮行，三年两载就会归来，何须像儿女一般泪沾衣巾啊。我强忍心潮剧烈起伏，朝大家深鞠一躬，决然转身快步走到送行者止步线的那一端。



对于波兰，我并不陌生。小时候就看过电影《华沙一条街》，长大了又知道了有关《华沙条约》的历史事件。特别是两年前，我率领一个国内代表团对这里进行过访问，因此便有了一种“莺花旧识非生客，山水曾游是故人”的感觉。

波兰地处欧洲的心脏地区，是个美丽富饶的国家，也是个多灾多难的民族。波兰人倔强、智慧、宽容，波兰历史上产生过伟大的科学家哥白尼、居里夫人，也造就过伟大的音乐家肖邦。这方天地更是诗的王国，密支凯维奇、米沃什、希姆博尔斯卡、舒尔茨等诗人，犹如灿烂的星辰，闪烁着圣洁的光芒。而我新任职的国际机构——铁路合作组织，位于波兰共和国首都华沙市中心。这个国际性政府组织成立于上个世纪 50 年代。作为规范欧亚大陆铁路直通联运和多式联运，以及不同轨距铁路运输系统间技术协作领域的专门机构，现有 27 个成员国（但有两个国家不再参加任何活动）。大半个世纪以来，在铁组这个特殊的国际组织里，各成员既有合作，又有对抗；既有推杯换盏，又有剑拔弩张；既会喝得满脸通红，又会吵得满脸通红。在这方寸之地，见证了不少历史事件，激荡着各种政治风云。过去我从来就没有把华沙、铁组与自己的人生连接在一起。兴衰荣辱，各种人生遭遇和走向都曾考虑和预测过，唯独没料到会在这个欧洲国家工作和生活。



世上的事情有时很奇特。记得两年前到华沙访问时，负责接待的驻华沙铁组中方人员王先生曾对我说，世事莫料，说不定有一天你也会到这里来工作。没想到当时的一句戏言，两年后成了现实。现在，我真的成为这个铁路合作组织的中方委员了。

我的新住宅是在华沙外交公寓里的一套三居室，位于宾乐街 2 号。宾乐宾乐，宾客快乐。这不知道是哪一届的哪一位中国翻译的杰作，译得如此有情趣、有意

境。作为他国的宾客，我们谁不希望生活得快快乐乐？我现在住进的宾乐街这套房间，或许就为历届华沙铁路合作组织的中方委员带来了许多快乐。当然也不仅仅是快乐，他们曾在这里成就事业，在这里洞察世事，在这里欣赏风物，在这里思念亲友，在这里检索平生，在这里处理政务外交，操挂柴米油盐，尝尽甜酸苦辣。一切都过去了，一切又都延续着。这就是生活，就是历史。这里，遗留着他们用过的桌椅床柜，看过的书报杂志。依稀可闻到他们留下的某种气息，感受到代代传递的温暖，还有这些特殊“宾客”曾经有过的快乐痕迹。

居住条件略显陈旧，但该有的都有。客厅卧室，厨房厕所，一应俱全。还有一个书房和一张书桌，可以静心读书，恣意泼墨，悠然喝茶，足矣。

时值深秋，已供暖气，夜间的清冷挡在了室外。中方常驻华沙铁组委员会人员在A君的带领下全部到齐。A君在国内时我们就相识，他是铁道部国际合作司的一位副厅级干部，比我早到华沙一年，现任铁组机关刊物《铁路合作组织》的中文编辑，也是中方工作人员负责人之一。我们同姓同庚，却性情不同。他好静我易躁，他洋气我老土。他精通俄语、喜爱咖啡、熟悉刀叉，都使我相形见绌，又都使我有了倚靠。此外，还有翻译B、C、D、E、F、G诸君，打字员H、I诸君。大都青春妙龄，朝气蓬勃，清一色的“高帅富”、“白富美”，“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这些同胞过去都不曾谋面，此后便要与他们朝夕相处，共度一段时光，生命的这一阶段在别国的土地上彼此相互温暖地滋长。这是难得的缘分！

大家都很兴奋，室内温暖如春。温暖就不孤独，就不冷清，就有家的感觉。我们这些来自北京、四川、山西、内蒙古、黑龙江、新疆、山东、河北、湖南等地的同胞们在一起，自然而然地组成一个海外大家庭。在国内工作时，同事们虽然也志同道合、关系融洽，但毕竟上班在一起，一旦下班后，劳燕纷飞各自归家。而在这里，工作生活、上班下班，朝夕相处。当然，“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事业源远流长，个人都是匆匆过客。花开花落，云聚云散。与历届的中方委员一样，我将在这里送走期满的同胞，迎接新来的伙伴，最后把自己送走。特殊的使命使我们在特殊的环境中建立起特殊的关系，我想大家都会格外珍惜。

夜已深，众人离去，该是入睡的时候了。可是，一点睡意也没有。临行前，收获了许多临别赠言。有由衷祝福，有好心安慰，有促膝谈心，有现身说教。他们不约而同地表达了同一个意思：离开风口浪尖，到了一个好山好水好自在的地方，过一种好吃好玩好心情的生活！大家的善良和好意是明摆着的，是想让我在新的环境快乐地生活。无论这次出国工作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反正这个结果对我来说，已经是一个十分难得的信任和赐予了，我心存感激。此时此刻，那种对欧洲文化浸润的兴奋感，对异国他乡生活的新奇感，齐齐涌上心头。尤其是对新的

工作，我既有语音障碍，又有专业短缺，却履中方委员之职，又领铁组副主席之衔。如何不负期望，报效祖国？还有对过去岁月的反思，对国内亲友的留恋，便觉得月冷夜长，竟然少见地多愁善感起来。今夜无眠已是无疑。

时钟指向凌晨3时，整个城市都在沉睡，只有窗外的月亮、星星仍是醒着的，似乎是在陪伴着我这个无法入眠的漂泊者。茫茫长夜，悠悠情愫。有道是，“志士惜日短，愁人知夜长”。可我既非志士，也不至于是愁人，只能算是时差造成的，北京与华沙，有7个小时的时差。而我又患有失眠史，随身带有安眠药片。本可以服下几片，沉沉睡去，可是，这是到华沙生活的第一个晚上，我不能开这个头，不能靠药片稀里糊涂地把自己弄得昏昏沉沉地不省人事。干脆，披衣下床，随手翻看起一本叫做《慈悲的力量》的书来。这是临行前一位媒体朋友送的，叮嘱我从慈悲中得到力量，也从慈悲中获取智慧。书里介绍了弘一法师、印光法师、虚云法师、星云法师、净空法师等一干大德高僧的人生故事。其中有一个故事，说有一位居士一心向佛，便跑到山洞去修行，换了好几个地方都安不下心来，睡不好觉，很是苦恼，便向印光法师求助，印光法师一语使之开悟：“苟能通身放下，则何处不是道场？”

我不信佛，但却敬重大德高僧，觉得印光法师所说，其意境像一位伟人谆谆教导我们“放下包袱，开动机器”一样，都是表达只有放下才能舒坦、才能泰然、才能前行之意。放下放下，通身放下，一切的困顿、一切的纠结、一切的包袱，都放下抛给了昨天。新的太阳即将出来，新的生活就要开始！睡吧！

2011年10月15日



商场如镜



我到华沙后的第一件事，是去商场购物。

到华沙的第二天，正值周日。顾不得倒时差，也顾不得昨夜通宵失眠，我便被伙伴们领去逛商场。因为新的生活开始了，保证生活足够的必需品是前提。

作为波兰的首都，“二战”以来，华沙经历了被侵、焚毁、重建和复兴的过程。这个拥有 180 万人口的城市，经过长期的建设和发展，步入了全欧洲大都市的行列，改变了战后人们一度对它“败落萧条”的看法。华沙商业街的商店、旅馆、饭店、酒吧，鳞次栉比，繁多而又气派。社会转型后，波兰推行向西方开放政策，大量的外资、外商涌入。华沙很多大型的商店、旅馆都是这个时代的产物。法国、德国、英国的超市几乎控制了这座城市主要街道的商品交易，而波兰本地的商店则被挤到了交易量不大的社区，但务实的华沙人还是心情复杂地接受了这一现实。

从驻地开车到最近的一个大商场大约要 20 多分钟，这家法国人办的大型综合商场门面并不豪华，但一进入里面，规模大得让人吃惊。商场似海，游人如鲫。与街上稍显冷清的空旷相比，让人感到偌大的商场好像把市民们都装了进来。

虽然人多，但并不喧哗。顾客们安静有序地穿行在一间间商铺里，选取自己

既定的或新定的采购货物。这里的商品非常丰富，从家电到服装，从食物到日用品，从国产货到舶来品，应有尽有，带给人们主宰万物、吞噬一切的满足感。就像置身于取之不尽的宝库中，它可以为你提供从生至死的全部人生所需物品。当然，前提是你得带上足够的“兹罗提”（波兰货币）。

我们走马观花地走过商场的其他部分，把时间集中投放到家乐福超市。因为我们这次采购内容很明确，解决生活食品的需要。走进超市，首先吸引我的是那一排排装满巧克力的货柜。波兰地处中欧，这里的巧克力文化集中了欧洲所有巧克力的特点，香醇纯正，甜而不腻。而且品种丰富多样，畅销世界。在铁组委员会工作的中国同胞们每次回国，都会大包小包地买来送人。原本巧克力对于我就有抵挡不住的强烈诱惑，现在我可以在波兰大饱口福了，真有点喜出望外。在这方面，我的自制能力差，根本不在乎自己的血糖偏高，一口气选了各种不同的品种十来盒，还在搜寻是否有遗漏的好的种类。直到发现有波兰朋友盯着我窃笑，我才收住手暗骂自己就这么点出息。



对我们这些中国顾客来说，肉类、蛋类和牛奶是最关注的目标。波兰的农业、畜牧业很发达，肉、蛋、奶产量高，质量好，价格低。尤其是生猪，猪肉、猪内脏、猪脚、猪排骨等，价格都不贵。H君告诉我，波兰人的食物结构，重于肉类，淡于蔬菜。这一点与我的嗜好极为相同，我自幼不缺蔬菜只缺肉，一直对猪肉一往情深。尽管国内的营养学家一再告诫我们要多吃蔬菜少吃肉，我却凭着自己的

生活经历和肠胃需求，在经济实力稍有改观后就一直反其道而行之。

我发现一群人围聚在某些商品旁，原来，是老板正运用促销手段吸引购物者。商店每天都会推出几种商品降价以达到薄利多销的目的，今天的香蕉比平时的价格便宜了 2/3，许多顾客的采购兜里都会塞进一大串这种虽不便于保存但却划算的水果。其实，这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中国的商家也经常这么干。但这里的打折就是真正的打折，实实在在，不会大肆宣传“血本无归”、“含泪大降价”、“跳楼大甩卖”而假打折，打折的商品也不是因为质量出了什么毛病而促使商家赶紧脱手。消费者与商家完全是建立在诚信基础上来完成交易的。由于波兰商人没有中国商人精明，使得我们在国内被市场强化培训出来的与商贩们斗智斗勇的能力，一下子失去了用武之地。

蔬菜没有我们国内的市场丰富，仅有西红柿、土豆、洋葱、胡萝卜和大白菜等为数不多的几样蔬菜供选择。尤其是很少有辣椒出售，有时也会幸运地赶上销售，但品相既不好，价格还非常贵。这对我这个“怕不辣”的湖南人来说，是一件令人扼腕叹息的事。倒是有一种灯笼椒，个头肥硕，色彩鲜艳。一看就知道不辣，徒有虚名，中看不中吃。买菜的中国同胞轻易不会对它产生兴趣，往往视而不见，昂然而过，无人问津。据说这种灯笼椒在波兰顾客中却很受欢迎，他们买它不是为了取其辣，而是把它作为一种色拉的原料，生吃。

超市里的面包货架最为壮观，白面包，黑面包；咸面包，甜面包；圆面包，方面包；硬面包，软面包，各式各样，品种繁多。面包是波兰人的主食，滋养了波兰人的体魄和生命。波兰盛产小麦，产量高，质量好，为面包的大量消费提供源源不断的原料。在这里吃面包永远不是问题，但光吃面包对中国同胞来说绝对是问题了。铁组委员会的大多数中国同胞，无论出国多久都没改变自己的饮食习惯，几千年遗传下来的饮食基因已根深蒂固。

我听说，波兰铁路运输公司有一家食堂，铁组委员会很多工作人员都在这里就餐。但中国员工无法忍受顿顿面包的煎熬，而且很简单的一份盒饭要收相当于 40 多元人民币的饭资，多少也有点舍不得，便都不大去了。波兰有一道色拉菜的名字叫“痛苦”，这个奇怪的菜名与波兰一个叫博娜·斯弗扎的王后有关。她出嫁前是意大利公主，嫁给了波兰国王齐格蒙特·斯特雷。意大利是世界闻名的美食国家。王后过去习惯了本国的美味佳馐，到波兰后不能适应这里的饮食，尤其不爱吃那道色拉。偏偏这道菜又是波兰餐桌上最受欢迎的菜馐。可怜的外籍王后竟然被这道该死的菜折磨得痛苦不已，见之便双泪长流，食欲顿无。后来王后将意大利人喜爱的番茄、菊苣、芦笋和通心粉引入了波兰，才让自己在这里长期扎根。其实，饮食文化，难分优劣，更多的是一种习惯。口味不同，吃一顿两顿，

图个新鲜，尚能接受，天天面对，那可就真要考验人的意志力了。吃饭本来是一件很享受的事，谁也不愿受洋罪。别人觉得可口的饭菜让别人吃去吧。于是，同胞们便自己扎起围裙动起手，做饭炒菜炖汤，还发展到包饺子、烙大饼、蒸馒头，兴致勃勃，热气腾腾。一个个锤炼得俨然成了中国菜的厨艺高手，烹调大师。



当然也有例外。我的前任吴先生就对波兰餐情有独钟，这位老哥不仅中午在波铁食堂有滋有味地大口大口嚼洋面包，大把大把咽洋色拉，连晚餐也磨蹭着在这里享用。三顿波兰饭，一颗中国心。我暗思吴先生回国工作后，已被这里的洋面包潜移默化的肠胃还能适应国内的酸甜苦辣否？

我们买了一周的生活必需品。我的收获不少，有牛奶、面包、巧克力，也有猪肉、蔬菜和水果，还有大米、面条和油盐，很有成就感。未来一周生命的滋养和维持就全靠它们了。一周过后再来采购，周而复始，循环往复。让工作与消费有机结合，让生命与商场紧密相连。在国内时，我不大逛商场。现在出国了，一切靠自己，没人养懒汉。这就需要了解商场，深入商场，常逛商场。商场如镜，是一个城市的缩影，从这面镜子中，可以真实地折射出经济的发展状态、市场的供需情况、市民的生活质量和社会的道德风尚。因此，我敢说，不进商场的人，不是真正懂得生活的人，也不是懂得社会的人。

2011年10月16日

首次办公会

铁组委员会办公室主任谢尔宾斯基·鲍格丹先生通知我到主席处开会。这是我任职后参加的第一次主席办公会，没有事先预告，也没有通报议题。这种会议的开法显得有点随意。我想，这可能就是老外的风格吧，只好入乡随俗。

参加会议的有主席绍兹达·塔捷乌什先生、副主席朱可夫·维克托先生、秘书长绍莫季·卡尔曼先生，加上新任副主席的我以及办公室主任谢尔宾斯基·鲍格丹先生。主席塔捷乌什先生提出会议研究的议题时，着实出乎我的意料。

这个议题是讨论关于铁组委员会办公室搬迁问题。铁组委员会的办公地点与波兰铁路公司在一起，位于华沙市中心。由于房屋年久陈旧，墙壁表层已经剥落，斑斑驳驳，黯然无光。因此，波兰铁路公司对这座建筑决定进行大修。

华沙街头上，旧建筑很多。这里的人们与我们中国人在建筑的审美观和价值观上存在着截然不同的理念。在他们看来，房子造得越久，历史成色越深，价值含量就越大。因此，房子再陈旧也不会轻易拆掉重建，到了一定期限便进行大修。大修也只是维持原貌，修旧像旧，一般不随便改变原始设计。所以很多城市建设一旦成型，往后多少年也保持初始状态，没有我们国内城市建设大干快上、日新月异的景象。但他们却以城市特点、生态环境不被改变而引以为豪。

在我踏进铁组委员会这栋大楼时，就赶上这栋大楼进入大修期。确切地说，在我来之前大修已经开工两个多月了。如果等到完工，这当中的时间恐怕十分漫长，至少也得一年之后。在此期间，工人們的作息时间与我们将保持高度一致。也就是说，整修中的每一道程序、每一声响动、每一种气味都不会让仍在这里上班的人们省略过去。大家同呼吸，共感受。于是，这种情况引起了铁组委员会的委员们极大的不满。他们认为，整修中响动太大，影响办公环境的安静，使他们根本无法集中精力去工作和思考。而且，空气中飘荡着影响健康的微尘和气味也使人无法忍受。

主席塔捷乌什先生是个波兰人，仪表堂堂，气质高贵，满头银发梳得一丝不苟，上嘴唇留着修剪得很整齐的胡须，深陷的眼睛透出精明的光泽。出任铁组委员会主席前，他是波兰交通部副部长。塔捷乌什先生的最大特点是，能把各个国家的委员协调在一起。对任何委员提出的问题，他都会郑重其事地组织讨论研究，

寻求皆大欢喜的结果，努力维持着一种大体上的平衡。在这个众口难调的国际组织里，他就像一个高明的调酒师，把来自各国的酒类汇在一起，不断地搅匀、调和，使之成为一杯色味俱佳的鸡尾酒。当然也有调不成功的时候，那就只好请主席先生独自品尝苦酒了。我想他那一头白发肯定是长年累月操心的必然结果。现在他提出这个会议议题，显然经过反复的思考和权衡，并想好了解决或是应付的办法。果然，他建议首先向波兰铁路公司申请另辟一处办公地点，等大修完了再搬回来。如不能满足这一请求，则铁组委员会向外租房办公，不过租金要高出一倍。高出的租金当然要从铁组委员会的办公费、差旅费、会议费等其他开支中调剂过来。如领导成员一致同意，便告知各委员将实施这一方案。塔捷乌什先生以高昂的语调和果断的手势表示自己对这事情的重视，以及在应对措施上的胸有成竹。俄罗斯人朱可夫先生和匈牙利人绍莫季先生应声赞同。我估计这些老外们在会前已经沟通好，早已形成了默契。

剩下的就等着我表态了。我有点迟疑，以我在国内工作的经验，可以说，这样的问题不算问题，实在没有必要通过什么会议来专门研究。但我现在是这个国际组织的负责人之一，态度是必须要有的。我对伸长脖子很有耐性等待我表态的老外同僚表达了我对这件事的看法。我说，整修确实会对办公环境造成一些影响，但这个过程总会过去。只要女士们先生们稍稍克服一下，等待我们未来的办公条件将焕然一新，犯不着再选择新的办公地点来回折腾。



我的异议遭到他们的共同反对，理由有二：一是维修作业对办公环境的影响和工作人员健康的损害是不容置疑的；二是已有很多委员对这件事反应很强烈，他们的权益必须得到尊重。言下之意，我现在不与他们步调一致，就是不承认影响办公环境、不尊重委员权益了。还真会打棍子、扣帽子呢！在经验丰富而态度坚决的同僚面前，我只好怯生生地收回自己的主张，按这些洋大人的思维方式投出了赞成票，横下心来舍命陪他们折腾。为了表示对这一决议的一致通过，塔捷乌什先生拿出一瓶酒来，给每人倒上，提议“干杯”。我参加的第一次主席办公会便在团结、胜利的气氛中落下了帷幕。

虽然我很惭愧地收回了自己的主张，但内心还是没彻底闹明白。我想，这是不是人们常说的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可能在我的潜意识里认为，这是太小的事，像铁组委员会这种层次的机构应该研究决定大一点的事。问题出在不同的思维方式上，关键又在于如何定位“大事”与“小事”。我过去总认为宏观发展、计划战略、法律法规、盈利创收等才是大事，是决策者需要思考和研究的事务，领导者应当把握大局，拍板决策，引导方向。而一旦涉及具体的人的生活环境、质量和尊严等生活中常遇到的事，往往被当成微不足道的小事而忽略，不屑提到议事桌上。会后，我与在铁组委员会工作较长时间的一位同胞谈起这事，这位同胞很理解地说，在这里一切社会实践都是因人而展开，生命是至高无上的，任何影响生命的健康、快乐的事都不是小事。因此，他们会为了一个士兵的生命而展开一场战斗，会为一项工程建设而举国讨论，当然也会允许任何人为任何权益而上街示威游行。因此，在铁组委员会，经常会为一些我们认为的小事而不厌其烦地开会，津津乐道地争论。

至于我们的办公地点会不会搬迁，结果或许很难确定，但至少努力了，会也开了，形式也走了。结果是以后的事，关键在于过程，在于现在的态度。

2011年10月20日

补记：

由于经费的原因和有的委员反对，铁组委员会的办公地点没有搬迁。但是在后来一年多时间里，铁组委员会所有工作人员上班时一直处于风钻铁锤的吵闹、有害粉末的飘荡、施工人员的穿行等困扰中。委员们集体愤怒了，除了对铁组委员会领导层表示不满外，还向波铁公司有关部门提出严正交涉。在交涉内容中，也有我的提议：一是加快施工速度，改变节假日、下班后不施工的规定；二是错

开打风钻等噪音大的作业时间，不要造成对正常上班特别是开会期间的秩序干扰；三是在施工区域设置隔离防护，避免尘土杂物的掉落。联想到当时自己在参加第一次主席办公会上的表态，我不免有点惭愧，也更佩服塔捷乌什先生、朱可夫先生、绍莫季先生们的“远见卓识”。那次会议虽然什么也没有解决，但至少表明了领导层在这个问题上的坚决态度。

